

郭履洲鐵胆佛心

戴老夫人的故事

「戴先生！保安戴家的人口多不多？我察覺到我們團體裏，你們戴家人好像很少，是不是因為讀書人不多呢？」民國三十年，戴笠先生到東南視察工作，順便回江山保安探望戴老太太，郭履洲從江西上饒趕來保安看他。那天，戴先生非常高興，談鋒很好，越談越多，越扯越遠，終於扯出這麼一個問題。

「說來話長，」戴先生歎了一口氣，感慨萬千地說：「固然我們戴家的讀書人很少，但是並非主要原因。你要知道！我母親受戴家人欺負，不知流過多少眼淚。我爲安慰她老人家過去所受的創痛，對那些過去曾經欺負過她的人，對他們的子孫，就無法照顧了。」

「我母親生下我弟弟不久，我父親就去世了。那時，我祇有四歲，弟弟祇有兩歲，我母親撫養我們這樣小的兩個孩子，真是慘到極點，可憐到極點。可是戴家的人們，不但不同情她，幫助她，反而欺負我們孤兒寡婦。他們隨便上山砍伐我們的樹木和竹子，予取予求，視同己有，拿下山來變賣。我家的任何物品，全無保障。我母親眼睜睜看他們這樣蠻幹，除了流眼淚，再沒有別的辦法。我母親用打落牙齒和血吞的精神，勉勵我們要有志氣，要重振家聲。現在，我們總算替她老人家爭回這口氣，他們當然不敢再欺負她

老人家了。但是，我可以既往不咎，不同無知識的鄉愚計較，可是我母親所受的創痕，却永遠填補不平。

「我要趕搭西上的火車，該走了。」郭履洲聽完戴先生敘述辛酸往事，看看手錶，時間不早了，向戴先生告辭。

「不行！」戴先生說：「我母親已經給你預備好晚飯，我做不了她老人家的主。你要是不吃她給你準備好的這一頓飯就走了，她會非常難過，很可能一夜都睡不着覺。你要知道！她老人家對我這個兒子的朋友，對『軍統局的同志』，是多麼喜歡，你多留一刻，她就多高興一刻。所以，你必須留下來吃晚飯，明天再回去吧！」

前面這一段戴先生親口告訴郭履洲的話，敘述戴老太太和他兒時的辛酸經過，關係非常重要。我覺得戴先生發奮圖強，立志革命報國，未嘗不是因為孤兒寡婦受盡人家欺負的刺激，下定決心，要出人頭地，才創造下他的輝煌事業呢！

戴老太太出自名門，是一位非常慈祥的老人，明大義，識大體，雖然受盡人家的欺負，但是，從來沒有同族人爭吵過一句話。她懂得利用現實的情況來教育自己的孩子，真是一位極偉大的母親。他對待「軍統局的同志」，和對待戴先生同樣親熱，以極偉大的母愛給予每一個去拜望她的同志。她招待去保安看她的人，非常週到，總是親自照料，燒幾樣可口的菜來款待來客。而且絕不讓來客空手離開保安，她經常預

備好兩種禮物——香蕉和茶葉，每一個去保安的人離開時，她都要送一包香蕉和一包茶葉。

郭履洲很好客，對人非常誠懇，在軍統局團體裏，是一位人緣極好的同志，戴先生在軍事方面很倚重他，許多年，他一直擔任軍事方面的工作，帶兵打仗。我和履洲兄雖然都是軍校第六期同學，可是在黃埔的時候，我是入伍生第一團，他是入伍生第二



團。到了南京以後，他在湯恩伯先生任大隊長的第三大隊。我們同學三年，誰也不認識誰。一直到民國二十四年秋天，我在杭訓班受訓完畢，派到南京鼓樓四條巷軍統局本部第一科華北股工作，履洲兄正在華東股工作，同在一個辦公室，我們才認識了。郭履洲的長處很多，我覺得，至少：不要做官、以德報怨、寬厚待人這三點，值得敘述，值得我們效法。

曾任忠義救國軍參謀長交警總局副局長現
在台北的郭履洲將軍。

冒險任事不願升官

民國二十九年四月間，爲加強各戰區淪陷區域的工作，每一戰區成立一便衣混城隊，由軍統局派一位編練專員，偕同教官數人，到各戰區去主持訓練。河南洛陽的第一戰區編練專員爲趙理君，山西吉縣的第二戰區爲徐光英，江西上饒的第三戰區爲郭履洲，湖北襄陽的第五戰區爲徐志道，湖北恩施的第六戰區爲朱金擘，廣西柳州的第四戰區爲楊繼榮，廣東韶關的第七戰區爲湯毅生，綏遠陝壩的第八戰區副長官部爲高榮，湖南長沙的第九戰區爲羅國熙，蘇魯戰區爲賀元。

郭履洲在第三戰區訓練便衣混城隊，幹部由忠義救國軍挑選，隊員由各部隊挑選有專門技術、胆大心細者，共有一千多人。訓練完畢，編成五個總隊、十個直屬隊，由他擔任督導組長，指揮派出去的隊員，工作成效很好。在抗戰的大時代，祇要多給敵人一分打擊，我們就盡到一分抗戰的責任。

郭履洲指揮的混城隊，南從廈門起，往北經過溫州、寧波、杭州、嘉興，到上海；再從上海起，沿江經過蘇州、無錫、武進、鎮江、南京、蕪湖、荻港、東流、湖口、彭澤、九江，到南昌。在這一條大弧形的每一個城市，都有他訓練出來的同志在埋頭工作，給予敵人或多或少的破壞，他也得到或多或少的滿足。所以，郭履洲對於這項工作的興趣，非常濃厚，幹得很起勁。

三十年政府爲防止走私，增加稅收，財政部增設緝私署，戴先生兼任署長，計劃由郭履洲任副署長，打電報徵詢他的意見。他以混城隊的工作很有成效，回電謝絕了。緝私署副署長的官兒相當大，許多人想幹幹不上，他却拿定主義，從事打擊敵人的有效工作，不要做官，拒絕幹緝私署的副署長。過了些時候，

戴先生又要他接任浙江緝私處處長，他還是不稀罕這個竹字頭的官兒。他摺不下他一手訓練的一千多名的混城隊隊員，怕別人接手指揮，萬一上下瞭解不夠，喪失作用，他就無法辭其咎了，仍然拒絕担任緝私處長的職務。浙江緝私處本來由浙江站站長董襄籌備，不知什麼原故，又要他來接任。接着拍來第二份電報，還是催他趕緊去接事，他堅持他的理由，不要做這個官兒，假如一定要他幹，允許他親自去重慶，當面請示以後，才能答應。重慶不理他囉嗦，第三次電報拍到上饒，限他三日到差，否則，以違抗命令議處，問題好像很嚴重。

他一想，情況不妙，不到重慶，問題解決不了，立刻動身。同時拍一份電報，不提收到第三份電報，祇報告已經動身，向重慶出發。出乎他意料以外，到了鷹潭，那邊的水陸統一檢查所的負責同志已經接到重慶的電報，轉告他趕緊回去，阻止他去重慶。他要求鷹潭檢查所的負責同志伴作不知道，偷偷放他過去。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何必管他的閒事呢！順水人情，祇好照辦了。到了湖南衡陽，衡陽檢查所的負責同志也接到重慶的電報，還是要擋他的大駕，他如法炮製，又偷偷過了一關。最後到了廣西桂林，桂林的曾堅不幹放私的勾當，硬不放他這位逃避到差的緝私處長過關，認真擋了駕。他想，到了桂林，路程已經走了一大半，雖未到重慶，亦不遠矣。通一次電話請示吧！結果，戴先生要他乘坐第二天的飛機去重慶。

在軍統局這個團體裏，不論天大的事，祇要看到戴先生，沒有解決不了的。緝私工作要緊，對敵人破

壞更要緊，郭履洲領導的混城隊，既然很有成績，不願意放下不幹，就讓他以混城隊督導組長來兼長浙江緝私處，問題才算解決。在前方辛苦了多年，好不容易初次到了戰時的國都，而且老朋友們重逢，當然要盡情地玩他幾天。他和那些頂要好的朋友們茶餘酒後，總是偷偷來幾圈麻將。正好戴先生因為香港吃緊，忙於處理要務，以為總可以瞞過他。

三十一年，戴先生到東南視察，同保安去省親，郭履洲又去保安看他，一進門，戴先生就劈頭問他：「在重慶有沒有豪賭？」左右隨從人員都爲他捏了一把汗，因為戴先生正在嚴禁打麻將。

「輸贏不過三、五百元，再輸多了，也拿不出來，大家都是好朋友，玩玩就算了。」郭履洲知道戴先生的脾氣，不敢隱瞞，直認不諱。

「你現在身爲緝私處長，身兼文武兩項職務，不許再有賭博行爲！」就如此輕描淡寫地結束了。

寬厚待人自己吃虧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郭履洲是孟老夫子的忠實信徒，很相信孟子的性善學說。他以為牛馬調教有方，可以供人驅使；狼狗經過訓練，可以聽人指揮，難道人還不如牛馬狼狗嗎？他相信人都是好的，你對人家好，人家也會對你好。他又主張，派往敵區的工作人員，危險性很大，如果你待人不夠寬厚，過分嚴格，他們對你祇有畏懼，沒有深厚的感情，一旦稍有錯過，一定不敢回來，迫不得已，挺而走險，

投靠了敵人，對於淪陷區的工作，將蒙受極大的不利。所以，他主張寬厚待人，要以德服人。

寬厚待人，的確是一種極高貴的品德。不過，「人心不同，各如其面。」有些人並不因為你對他寬厚，也以寬厚報答你。更有些人，反而把寬厚誤認為懦弱，以為容易欺瞞，可以大胆蠻幹一陣。有一次，敵人進犯浙贛線，許多部隊的士兵被衝散。散兵游勇散佈在敵後地區，有兩種危險，一種是騷擾地方，另外一種，怕被偽軍收編了去，增加敵人的力量，他要防止這兩種危險，於是，進行收編散兵游勇的工作。

他本來祇有兩千多人的編制，收編的結果，擴充為五千多人。以兩千多人的給養來養活五千多人，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況且，所收編的士兵，未曾經過訓練，紀律很不容易維持。有兩個本質不太好的大隊長，乘這個機會，藉口籌措給養，混水摸魚，向老百姓勒索，被人家告到長官部。許多部隊長看到他們的士兵不回去，於是也向長官部報告，說郭履洲截劫他們的部隊，擴充隊伍，受盡冤枉。但是，他已查明那兩個騷擾地方的大隊長，趕緊扣押起來，依照軍法查辦。

戴先生在東南親自處理這件嚴重問題，因為肇事的兩個大隊長已經扣押起來，處理就比較簡單得多了。後來，依照戰時軍律，這兩個大隊長都依法處決了。

「你對待部下太寬了。」戴先生處理完問題，對郭履洲說：「雖然犯法的是兩個大隊長，可是，指揮官御下不嚴，也推卸不了責任。不是因為你的工作成績好，這一次你也要連帶受處分的。」戴先生命令三十二年四月卅日各戰區的混成隊在各淪陷區的城市同時暴動，以予敵人重大打擊，郭履洲執行這一個命令

很有成效，所以，戴先生說他工作成績好，才免受處分。

後來，戴先生在浙江淳安港口集合全體官兵訓話時宣佈，本來已決定由郭履洲擔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現在祇好作罷。後來，特調派在西北工作的馬志超擔任忠義救國軍總指揮。戴先生對於賞罰非常嚴明，絕不馬虎。

郭履洲寬厚待人的結果，吃了一次大虧，把忠義救國軍總指揮也就誤了。不過，自始至終，他派到淪陷區工作的同志，沒有一個叛變他的。就是犯了過錯，也都回來接受處罰，又未嘗不是待人寬厚的結果呢！

沿海殺敵窮追猛打

三十四年春，忠義救國軍先後成立淞滬區的指揮部，以前代總指揮阮清源為指揮官；溫台區指揮部，以參謀長郭履洲為指揮官；郵杭區指揮部，以第三縱隊指揮鮑步超為指揮官。六月初，福州敵軍向北撤退，因恐懼美國海軍襲擊，不敢走海路，由陸路北撤。樂清縣白象敵黎岡支隊，為接應北上敵軍，向南攻擊前進，陷瑞安、平陽。六月九日南侵北竄敵軍六千人會師平陽。

郭履洲既為溫台區指揮官，決心在沿海一帶，給予敵人以重大打擊，他判斷敵軍必然乘夜晚橫渡平陽以北的飛雲江，但渡江費時，必找廣大建築物休息。於是派爆破教官巫銘田率領隊員十人，背負爆破器材

，日落後潛渡飛雲江，到達南岸後，勸告附近居民暫避，然後選定碾米廠和榨油廠，埋設地雷和定時炸彈，再破壞渡河點的船隻木筏，渡江口岸佈置水雷三十枚，然後潛回北岸。當夜敵軍果到江邊，準備渡江，休息於碾米廠和榨油廠。不久地雷和定時炸彈爆炸，敵驚擾踐踏，傷亡慘重。

經過一週，十六日殘敵才抵溫州（永嘉），黎岡支隊以後滕大隊留守永嘉，其餘急速北撤。郭履洲買通翻譯，將定時炸彈埋於永嘉中山公園附近的後滕大隊部，並令中美班教導第九營陶鳳威、十營胡公達、十一營洪竹筠部署於永嘉西南地區，以炸彈爆炸為號，同時進擊。十七日午夜，定時炸彈爆炸，三個教導營協力猛攻，敵倉皇由東門逃竄，狼狽渡江，我收復溫州。追擊部隊到達樂清縣的白象和柳市時，黎岡支隊和福州撤退殘敵，恐慌異常，將輜重槍砲全部委棄，向北逃竄，我軍擄獲軍用物資達三百萬噸。

留守溫州殘敵撤退時，一百多人乘船順甌江向江口的銅頭撤退。銅頭僞軍陳榮博大隊，早經郭履洲秘密收編為忠義救國軍溫台地區指揮部水上大隊，俟機反正。二十日敵軍抵達銅頭，棄船登岸時，陳榮博率隊來迎，敵以為友軍迎接，毫無戒備，當場擊斃敵約一百人，俘虜三十人，全部解決。

敵從白象北遁海門鎮，一部六十多人竄抵黃岩縣和溫嶺縣澤國之間，被郭履洲的爆炸組計熊飛部猛烈截擊，斃敵半數。郭履洲又命獨立支隊崔傑和教導十營、十一營會攻海門，激戰一晝夜。敵一部乘帆船從海上北遁，一部渡椒江北逃，被預伏北岸的獨立第一支隊予以痛擊。七月三日收復海門。教導第十營和獨立第一支隊繼續向北追擊。

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

六八

敵自六月九日北竄，被郭履洲指揮的部隊分段截擊，敵狼狽疲敝，一再向盤據杭州灣的敵軍七十師團求援，於是派一部到寧海接應。我軍將展開對寧海攻擊，日本無條件投降，戰鬥才告停止。

